

中古汉语同素逆序词 演变研究

张巍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古汉语同素逆序词 演变研究

张巍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古汉语同素逆序词演变研究/张巍著. —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3

ISBN 978-7-5325-5530-7

I. ①中… II. ①张… III. ①汉语—词汇—研究—中古 IV. ①H13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30295号

中古汉语同素逆序词演变研究

张巍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发行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邮政编码200020)

(1)网址: www.guji.com.cn

(2)E-mail: guji1@guji.com.cn

(3)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上海颀辉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1.625 插页 2 字数 280,000

2010年3月第1版 2010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800

ISBN 978-7-5325-5530-7

H·58 定价: 38.00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厂质量科联系。T:57602918

序

吴金华

年轻时,常常从老师和老学长那里听说:一个人只要围绕一个富有新意的课题,在总结前人成果的基础上不断进取,久而久之,一定能推出有益于学界的科研成果。最近,得知张巍博士的《中古汉语同素逆序词演变研究》一书即将付印,这样的声音又重新在耳边回荡。

关于汉语同素逆序词的研究,尽管过去有了非常可观的成绩,但有待逐步充实的研究空间仍然广阔无垠。仅就“中古汉语同素逆序词演变研究”这个专题而言,便有一系列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方面的问题期盼着众多学者的努力。张巍有鉴于此,他在本书中努力运用历史比较的方法对有关语言现象认真考察,诸如“关中方言同素逆序词发展的优选论分析”、“粤语同素逆序词的类型学思考”、“日语同素逆序汉字词历时考察”、“韩语同素逆序汉字词研究”、“同素逆序词与词汇研究及认知习得”等章节,都凸现了多角度、多层次的研究特点。我想,这种特点所蕴涵的创新精神是应当鼓励的。

值得一提的是,本书虽然不过是二十多万字的论著,但作者在成书过程中付出了艰巨的劳动。从2001年撰写硕士论文《汉语同素逆序词类型和成因探析》开始,到今年刊出《韩国语同素逆序汉字词研究》、《日语中同素逆序形式汉字词研究》等文为止,十个春

秋发表了二十篇学术论文。在此期间,作者又完成了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上海市普通话测试中心重点课题等等的系列研究。由此可见,本书还聚焦了作者踏实勤奋的科研精神。

张巍是我时常见面的年轻学友,这部凝聚了多年心血的学术成果能够出版问世,我和他同样高兴。他非要我写点感想不可,于是略说如上,是为序。

2010年3月写于复旦,时年六十有七

目 录

序	吴金华 1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概念的阐释	1
第二节 选题缘起及研究意义	7
第三节 研究历史及现状	12
第四节 研究方法及预期目标	21
第二章 中古及中古以前常见同素逆序词	
分布情况	24
第一节 先秦典籍中的同素逆序词	28
第二节 两汉文献中的同素逆序词	32
第三节 中古文献中的同素逆序词	49
第三章 古汉语同素逆序词类型论析	85
第一节 古汉语同素逆序词的结构类型	87
第二节 结构与语义语用分析	94
第三节 古汉语联合式同素逆序近义词辨析	98
第四节 联合式同素逆序词中的偏义复词	109

第四章 同素逆序词演变研究	119
第一节 同素逆序词演变个案研究	119
第二节 同素逆序词淘汰机制新探	158
第三节 方言中的同素逆序词研究	165
第四节 关中方言同素逆序词发展的优选论分析	176
第五节 粤语同素逆序词的类型学思考	185
第五章 日语、韩语中的同素逆序汉字词	189
第一节 日语中的同素逆序汉字词分析	191
第二节 日语同素逆序汉字词与汉语对应词比较研究 ...	203
第三节 日语同素逆序汉字词的历时考察	211
第四节 韩语同素逆序汉字词研究	228
第六章 同素逆序词成因探析	242
第一节 语音方面	242
第二节 词汇方面	244
第三节 语法方面	248
第四节 修辞方面	249
第五节 文化心理及语言习惯方面	260
第七章 同素逆序词的应用价值	264
第一节 同素逆序词与词典编纂	264
第二节 同素逆序词与校勘注释	272
第三节 同素逆序词与词汇研究及认知习得	280
第四节 同素逆序词的修辞效能	288

结语	292
附录一 中古汉语同素逆序词词表	297
附录二 日本学者对于同素逆序词的研究介绍	315
附录三 联合式同素逆序副词的历时考察 及应用分析	328
参考文献	346
后记	362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概念的阐释

同素逆序词历来叫法不一,有人称为“双音词的交替形式”、“字序对换的双音词”、“序位颠倒的同素词”,有人叫做“颠倒词”或“倒序词”,还有“同义逆序词”、“同素反序词”或“同素异序词”、“反序复合词”等不同的名称。我们认为“同素逆序词”简练明了,更能准确反映该类词的特点。

鉴于对概念的理解一直不够统一,分歧现象普遍存在,因此,在分析同素逆序词之前,首先对“语素、同素、逆序、词”等概念作一些说明,否则容易引起逻辑上的混乱。所谓同素词,指的是构词语素完全相同的一组词;同素逆序词就是构词语素序位互逆的同素词,且以双音复合词为主。一组同素词,其语素义要基本一致或有明显的联系^①。也就是说,我们这里的语素同一性需要具备“直接相关性”^②,而不必是语素性质、结构关系以及语法功能都相同。“出现在不同词语里的两个语素如果有共同的来源,则这两个语素有着同源同一的关系。”^③既是“同素”,就可以排除近义同义异形字,如“爸”和“父”之类;既是有明显关联,就可以排除同音同形

① 邢福义《现代汉语》,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

② 参冯凌宇《核心义素在兼类词判别中的意义》,《语言研究》2003年第1期。

③ 项梦冰《试论汉语方言复合词的异序现象》,《语言研究》1988年第2期。

异义字,如“别(另外)”和“别(不要)”之类。吕叔湘先生说过:“一个语素可以有几个意思,只要这几个意思联得上,仍然是一个语素……如果几个意思联不上,就得算几个语素。”又说:“辨认语素跟读没读过古书有关系。读过点古书的人在大小问题上倾向于小,在异同问题上倾向于同。”^①张志公先生持近似观点:“一个音节多个语素,这些语素似有瓜葛似无瓜葛,因而究竟算是两个,三个,四个,还是更多,很不好定。dǎ(打)是一个最突出的例子(打人,打架,打哈欠,打水,打电报,打毛衣,打补丁,打听……),这一个音节究竟表示多少个语素呢? ná(拿)也是一个(拿东西,拿主意,拿手,拿他没办法……)也有不太好分的一长串。只能有一个原则:凡略有瓜葛的就算一个,不宜分得过细;确无瓜葛的就应分开,别让一个语素的含义稀里糊涂,说不清楚。”^②胡裕树先生也曾指出,如果把古代汉语、现代汉语贯穿起来看,有的一般以为联系不起来的几个意义也会联系起来,如书信的“信”和信任、信用的“信”可以看作一个语素^③。关于语素的同一性,张联荣《词典释义中的词义和语素义》也有相关论述^④。

《现代汉语中的同素异序词》(2002)按语素颠倒后词义是否改变,把同素异序词分为三类。第三类为词义无关联,造词时语素偶然巧合^⑤。既然无关联,就不能称其为“同素词”,否则就有自相矛盾之嫌。《关于同素异序词研究的几点思考》(1998)一文则认为对于“次序相逆”的理解也应该有一个前提,偏正式合成词的语

① 吕叔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5—16页。

② 张志公《谈汉语的语素——并略介绍哈尔滨语法教学讨论会》,《语言教学与研究》1981年第4期。

③ 胡裕树《现代汉语》,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231页注。

④ 张联荣《词典释义中的词义和语素义》,载李如龙、苏新春主编《词汇学理论与实践》,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258页。

⑤ 张瑞朋《现代汉语中的同素异序词》,《语言研究》2002年特刊。

素互换位置后,其语素意义和修饰关系都会有所变化,也不应视为同素异序词,一般来说,同素异序词是并列式合成词的一部分^①。这种见解也是片面的。洪丽娣在《古代汉语中同素异序词的研究》(1997)中称,从词性上看,构成同素异序词的两个语素为同一词性,可以是名词、动词和形容词。从语素意义上看,构成同素异序词的两个语素意义相同或相近^②。这种说法有两个问题:一是“两个语素为同一词性,可以是名词、动词和形容词”,语素和词的界限不是很清楚;二是两个语素即使意义不同也可以构成同素异序词,如少年——年少、蜂蜜——蜜蜂等。徐根松(1997)考察《现代汉语词典》中“双音节同素反序词”时也收入了不少纯属巧合的词语,诸如:儿歌——歌儿、老二——二老(词缀),领带——带领(巧合),调[tiào]高——高调[diào]、重[chóng]言——言重[zhòng]等等^③。

根据上面的分析,需要排除在同素逆序词之外的有以下几种情况:

1. 同素逆序词必须是双音节的合成词,至于双音节的单纯词,即使前后的字序相反,也不属于同素逆序词的范围。例如歔歔——歔歔,《三国志·魏志·杨阜传》:“阜少长叙家,见叙母及叙,说前在冀中时事,歔歔悲甚。”《三国志·魏志·文聘传》:“聘曰:‘先日不能辅弼刘荆州以奉国家,荆州虽没,常愿据守汉川,保全土境,生不负于孤弱,死无愧于地下,而计不(得已)[在己],以至于此。实怀悲惭,无颜早见耳。’遂歔歔流涕。”

2. AB是词,BA是词组(本书中的AB序,凡未作特别说明,均指现代汉语中的常见式)。如:北面——面北、好说——说好、落

① 高惠敏《关于同素异序词研究的几点思考》,《松辽学刊》1998年第2期。

② 洪丽娣《古代汉语中同素异序词的研究》,《沈阳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2期。

③ 徐根松《双音节同素反序词的语法语义考察》,《浙江师大学报》1997年第1期。

花——花落之类。

3. AB、BA 含有同形异素。(1) 卒暴——暴卒,前者是副词,即今语所谓“忽然”、“突然”;后者动词,指突然死亡。两个词有相同的语素“暴”,也有不同的语素,“卒暴”是联合式同义复词,“卒”表“突然”;“暴卒”是偏正式,“卒”表“死亡”。两个“卒”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因此,不属于同素逆序词之列。例如:《三国志·魏志·杨阜传》:“顷者天雨,又多卒暴,雷电非常,至杀鸟雀。”《吴志·楼玄传》:“会奕暴卒,玄殡敛奕,于器中见敕书,还便自杀。”(2) 好相——相好,前一个“相”是“面相”的“相(xiàng)”;后一个读“互相”的“相(xiāng)”。《世说新语·雅量》:“羊绥第二子孚,少有俊才,与谢益寿相好。”《言语》“王子敬语王孝伯”条注引《晋诸公赞》曰:“(羊祜)为儿时游汶滨,有行父止而观焉,太息曰:‘处士大好相,善为之,未六十当有重功于天下。即富贵,无相忘。’”(3) 行间——间行,前者犹言行伍之间,如:《汉书·卫青霍去病传》:“青固谢曰:‘臣幸得待罪行间,赖陛下神灵,军大捷,皆诸校力战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襁褓中,未有勤劳,上幸裂地封为三侯,非臣待罪行间所以劝士力战之意也。伉等三人何敢受封!’”后者读“jiàn xíng”,意思是抄小道走。如:《汉书·高帝纪上》:“张良自韩间行归汉,汉王以为成信侯。”又《高帝纪上》:“审食其从太公、吕后间行,反遇楚军,羽常置军中以为质。”两个字在两个词中读音各不相同,不是同一语素。因此,这一对词也不能视为同素逆序词。

徐振邦指出联绵词有反转组合之例。如:彷彿——佛彷彿——娑娑——娑娑、婀娜——娜婀娜等^①。日语中也有“跣跟”、“娑娑”这

① 见《联绵词概论》第三章《联绵词的特点》第二节《使用的灵活性》,大众文艺出版社,1998年。

样的逆序联绵词。邢福义把“骨头——头骨”，其中两个“头”不是同一语素，不能构成同素词的这一类词叫作广义类义词^①。我们给这两种词统一命名为“同字逆序词”以区别于“同素逆序词”。

有研究者曾把同素逆序词和同素异序成语加以比较^②。现作如下总结：

1. 从定义和形式来看：同素异序成语是语素结构项相同，而排列顺序不同的一组成语。（对于“素”的理解亦有分歧。倪宝元、姚鹏慈（1996）认为：“由形容词性语素充当‘谓语’的主谓式，用法与形容词相当”，举例“耳目一新”，就是说“一新”是形容词性语素。这很难让人接受。）如：风餐露宿——露宿风餐——餐风宿露。同素逆序词是构词语素互逆，所以必然只有 AB 和 BA 两种形式的双音节合成词。成语以四字格最常见，我们之所以取“同素逆序词”而不用“同素异序词”的名称，就是为了和所谓的“同素异序成语”区别开来，使得概念更加明晰，同时也反映了这类词的构词特点。

2. 从意义来看：同素逆序词有些意义完全相同（河山——山河）、有些意义有或多或少的差别（紧要——要紧）；四字格同素异序成语有等义（古香古色——古色古香）、近义或相关（用非所学——学非所用，耿耿忠心——忠心耿耿）、异义或反义（举重若轻——举轻若重、小题大做——大题小做、事半功半——事半功倍）等情况。

3. 从结构来看：同素异序成语结构模式更加多样化。

汉语中同素逆序词的构词形式，在其他语言中是不多见的。

① 《现代汉语》，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 年，第 235 页。

② 钱伟《同素异序成语》，《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1 年第 2 期；陆皓《同素异序成语》，《六安师专学报》1994 年第 4 期；倪宝元、姚鹏慈《同素异序成语辨》，《杭州大学学报》1996 年第 3 期。

有些学者在进行汉语和西方语言比较研究时也存在一些误区,比如有些人认为英语中也存在这种现象。周福芹(1996)指出,在现代英语词汇中,有这样的情况,如:“too much-much too”、“all for all”、“if only-only if”、“face on-on the face”、“glance at-at a glance”等等,“不仅结构上具有较强的定型性,意义上具有独特的完整性,而且在构词形式上是语素完全(或基本)相同而词序恰好相反。我们将此类成对词语称之为同素反序词语”。又称“现代汉语同素反序词一般都是由两个同样重要的词根词素构成的;而现代英语同素反序词语一般都是由一个主要成分(一个中心词或实词)和一个次要成分(一个辅助词或虚词)构成的。只不过这两个成分都是独立的词,是语素而不是词素,而且在通常情况下有一个是中心词(实词),另一个是辅助词(虚词)”。如:“call at-at call”中“call”和是中心词,而“at”是辅助词。“这两点基本上决定了英汉同素反序词语的演变规律和异同。”^①可以看出,这里也混淆了语素和词的概念,这是英语的转化法(转类法),too much 是两个单语素词结合而成的词组而不是词语。汉语颠倒的是语言中最小的音义结合体,跟英语的这种情况不能混为一谈。

张德鑫(1995)认为“不同语言常有一些共同现象,有句英语趣话‘鼠辈造反当明星’,说的是英语 rats(鼠辈)颠倒拼写(造反)就成了 star(明星)”^②。其实,颠倒以后仅仅是字母相同,音素是不同的。在 rats 中 a 音[æ]而在 star 中,a 与 r 合在一起音[a:]。因此,这类现象算不上“同素逆序词”。音素不同,更谈不上词素相同,最多只能称其为字母颠倒词。

英语,包括其他印欧语系的语言都是 phonetic language,词的

① 周福芹《英汉词语同素反序现象比较谈》,《东北师大学报》1996年第4期。

② 《谈颠倒词》,《汉语学习》1995年第6期。

意义与拼写(词形)没有关系,是 arbitrary 的。英语中词的最小单位叫 morpheme,如 boyish 一词由两个 morpheme 构成,即词根 boy 和后缀 ish;再如:went 也由两个 morpheme 构成,即词根 go 和过去式 ed。而汉语是 ideographic language,词的意义是语素的相加。rats-star 只是一种拼写上的巧合,颠倒的两个词之间没有必然联系,毫不相干。徐通锵(1997)指出:“印欧系语言的构词法没有这种类型的结构,它的语素的出现都是相当固定的,词根和前、后缀的位置是不允许颠倒换位的,即使像英语的 railway, football 这种由两个词根语素组合起来的所谓复合词,两个语素的次序也不能颠倒。”^①

第二节 选题缘起及研究意义

20年前,吕叔湘先生曾经指出:“汉语史研究中最薄弱的部分应该说是语汇的研究。个别词语的考释,古代和现代学者都做了不少,但是在全部汉语语汇中所占比例仍然是很微小的。”^②郭在贻先生也感慨过:“关于汉语词汇史的研究,魏晋南北朝这一阶段向来是最薄弱的环节。”“总的看来,还没有人能够从汉语史的角度对这一时期的词汇进行大规模的比较全面系统的研究。”^③中古汉语是上古汉语到近代汉语的一个过渡时期,一般指东汉历魏晋南北朝至隋唐^④。近年来,中古汉语词汇研究的重要性愈来愈为学界所重视,整体上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例如:以一类文献为

① 徐通锵《语言论》,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67页。

② 《吕叔湘语文论集》,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28页。

③ 《郭在贻语言文学论稿》,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328、329页。

④ 吕叔湘先生《近代汉语指代词·序》,《近代汉语指代词》,学林出版社,1985年;王云路、方一新《中古汉语语词例释》,吉林教育出版社,1992年;王云路《百年中古汉语词汇研究述略》,《浙江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等。

研究对象的著作有《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周一良,1985)、《魏晋南北朝小说词语汇释》(江蓝生,1988)、《魏晋南北朝词语例释》(蔡镜浩,1990)、《佛典与中古汉语词汇研究》(朱庆之,1992)、《中古汉语语词例释》(王云路、方一新,1992)、《魏晋南北朝史书语词札记》(刘百顺,1993)、《东汉魏晋南北朝史书词语笺释》(方一新,1997)、《汉魏六朝诗歌语言论稿》(王云路,1997)、《东汉——隋常用词演变研究》(汪维辉,2000)、《古文献整理与古汉语研究》(吴金华,2001)等,学位论文有《中古史书词汇研究》(高明,2001)等。以专书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有《〈三国志〉校诂》(吴金华,1990)、《〈论衡〉复音词研究》(程湘清,1992)、《〈世说新语〉复音词研究》(程湘清,1992)、《〈世说新语〉辞典》(张永言,1992)、《〈世说新语〉词典》(张万起,1993)、《〈世说新语〉考释》(吴金华,1994)、《〈三国志校诂〉外编》(吴金华,1995)、《〈颜氏家训〉词汇语法研究》(周日健、王小莘,1998)、《〈三国志〉丛考》(吴金华,2000)等;博士学位论文如《〈宋书〉复音词研究》(万久富,2002)、《〈三国志〉复音词研究》(阎玉文,2003)等。另外,还有大量针对中古汉语词汇研究方面的学术论文^①。如此丰硕的研究成果为我们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便利条件,打下了坚实基础。

从汉语词汇史来看,上古时期单音词占词汇总量的绝大部分,两周时期已经出现了一定数量的双音词,到东汉魏晋时形成一个双音词产生的高峰期。胡敕瑞(2005)认为“一个音步必须遵循‘二分枝(Binary Branching)’原则,即必须是一个可再分的‘二分体’;丢失了韵尾的单韵素音节不符合二分的条件,所以添加一个音节而构成的双音节音步应运而生。……联系到汉语去、入二调在中古的彻底分立,汉语双音步在汉代确立是完全可

① 可参许威汉《二十世纪的汉语词汇学》,书海出版社,2000年,第637页。

能的”^①。魏晋南北朝社会持续动荡,新的社会思潮、社会形态迅速形成,新事物不断涌现,佛教用语大量传入,复音化进程迅猛发展,双音节词开始在汉语词汇系统中占据重要地位。在近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中,双音词已经无可辩驳地取得了优势。就语言整体面貌而言,汉语这种从以单音节词为主发展为以双音节词为主的过程,人们称之为“双音化”。王力先生认为,双音化是汉语语法史上最最重要的五个变化之一^②。在双音化趋势的作用下,两个高频率紧邻出现的单音节就可能凝结成一个双音单位。也就是说,两个单音词组合以后经过重新分析进而削弱以致丧失其间的词汇边界,最后成为一个语言单位,它们本身则转化为构词语素。这种由短语变为词的演变过程,就是所谓的“词汇化(lexicalization)”。

汉语的双音词已见于早期的文献中,但作为一种发展趋势那是中古汉语的事。因此,从汉语发展史上看,这个时期上承上古汉语,下启近代汉语,也是汉语发展变化的关键时期。“复音词的大量产生,成为中古词汇发展的重要特点”^③。这个时期同素逆序词也开始大量出现。“新增加的复音词中,由同义、近义词构成的并列式复音词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这部分词在产生之初,往往存在着同素异序的现象。这种情况虽然先秦已经见到,但在汉代尤其是东汉文献中特别常见。”^④中古与上古的不同语言环境对它们所产生的同素逆序词具有不同的影响。在中古,来自方言、外来语等语言多元化的影响更为复杂,也就增多了逆序词进入语言中的机会。通过中古与上古同素逆序词的对比,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当

① 胡敕瑞《从隐含到呈现(上)——试论中古词汇的一个本质变化》载《语言学论丛》第三十一辑,商务印书馆,2005年。

② 王力《汉语语法史》,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1—3页。

③ 向熹《简明汉语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476页。

④ 方一新《东汉语料与词汇史研究刍议》,《中国语文》1996年第2期。